

唐镇三部曲之三

李西闽 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麻

麻风病和拆迁，
都是瘟疫



唐镇三部曲之三

麻

麻风病和拆迁，
都是瘟疫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麻:麻风病和拆迁,都是瘟疫/李西闽著. 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1.8
(唐镇三部曲)

ISBN 978-7-5321-4221-7

I. ①麻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46846 号

出品人:陈征

策划:曹元勇

特约编辑:叶开

责任编辑:林雅琳

封面设计:钱祯

麻

——麻风病和拆迁,都是瘟疫

李西闽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0.75 插页 2 字数 269,000

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20,000册

ISBN 978-7-5321-4221-7/I·3261 定价:25.00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12-66063782

活着或者死亡,自身是唯一的出路

——题记

目 录

第一部 夏天的愤怒 2010 年

1

第二部 无边无际的哀伤 1952 年

113

第三部 夏天的浮云 2010 年

237

第 一 部

夏天的愤怒 2010 年

1

大清早，刘西林就开始擦枪。

他喜欢擦枪，在擦枪的过程中，会获得一种安全感，还有安慰。自从他当上唐镇的派出所所长，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枪，细心擦拭。枪是他的命，没有枪，腰板直不起来，说话没底气。活在这个世界，恐惧不是一个人的事情，他也不例外，好在还有枪。

刘西林把手枪分解了，书桌上摆放着枪管、套筒、套筒座、复进机、击发机、弹夹等部件，他把每个部件都擦得锃亮，然后组装起来。这是一把五四式手枪，握在手上，沉甸甸的，他喜欢这种感觉，充满了力量。他把枪装入枪套，别在腰间，穿上制服，戴上大盖帽，该去吃碗泡面了。

唐镇派出所在镇政府院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那是一排平房，在镇政府大楼的衬托下，显得寒酸。镇政府所在地原来是片偌大的老宅，旧时是个妓院，前几年把老宅拆了，建了三层的镇政府大楼。刘西林

不喜欢镇政府大院，总觉得这里鬼气森森，一直想在镇子外头给派出所建栋楼，改善一下办公环境，也让自己和弟兄们住得舒服些，可是没钱，想来想去，还是一场叹息。

刘西林在镇政府门口碰到了镇长李飞跃。

李飞跃站在那里，用牙签剔牙，口中不时啐出食物的残渣。他看到刘西林，说：“刘所长，早呀！”

刘西林朝他笑了笑：“李镇长早，昨天晚上没有打麻将？”

李飞跃说：“哪能天天打，囊中羞涩呀，况且，最近工作太忙，顾不上。”

刘西林说：“别哭穷，你要没钱，我们就不要活了！”

李飞跃说：“最近没有回家？”

刘西林的家在汀州城里，基本上周末回去住个晚上。他说：“你知道的，近来唐镇不稳定，怕出事，有家难回啊。你们搞的拆迁什么时候才能完？弄得鸡飞狗跳的，也不让人过安稳日子。我们派出所才几个人，真要出大问题，怕是很难应付。”

李飞跃说：“该回家还是要回家，否则夫人有意见。拆迁很快就收尾了，不就还有三两个钉子户嘛，没几天就可以解决问题。你们不要担心，我们不是还有保安队吗？不是特殊情况，我们是不动用你们警力的。”

刘西林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个肥头大耳的家伙，更烦他的口臭，要不是在唐镇工作，连话也不想和他说。刘西林说：“你得好好管管你的保安队，不要动不动就打人，出人命了就是天大的事，到时还得我们擦屁股！”

李飞跃说：“放心吧，刘老兄，翻不了天的。”

刘西林说：“但愿没事。好了，我得去填饱肚子了。”

李飞跃说：“那好，去吧，知道你好那口。抽空我们好好喝两杯。”

刘西林嘿嘿一笑，转身离开。

李飞跃目视他的背影，脸上浮现出古怪的笑容。

李飞跃说得没错，刘西林的确好那一口，就是刘家小食店的芋子饺，皮薄柔滑，馅多汁美。刘家小食店在镇东头山脚下的汽车站旁边，刘西林必须穿过镇街才能到达那里。走在镇街上，刘西林皱着眉头，镇街靠唐溪那半边搞拆迁，要在这里开发商品房，拆得七零八落，满目疮痍，还剩下几栋没有拆掉的房子，落寞地矗立，忧伤而又凄凉，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，等待着死亡来临。这个历经劫难的明清古镇失去了往昔的风情，显得不伦不类。其中一栋二层的小楼在晨风中摇摇欲坠，随时都有可能倒塌。那是游武强的家，游武强是这次拆迁过程中，最强硬的钉子户。这个八十多岁的老头，有着硬朗的身板，声音虽然沙哑，却中气十足，刘西林听过他暴怒时的吼叫，雄狮般的吼叫，那时，刘西林会想象他年轻时的模样，一定杀气腾腾。

镇街另一边的房子暂时还没有拆的计划，据说以后还是要搞开发的。那些房子里住的人和小店主忧心忡忡，提心吊胆，生怕自己安稳的生活遭到破坏。

刘西林发现街上人们的表情都十分怪异，有几个人见到他欲言又止。

剃头店的游缺佬正在打开店门，他也看见了刘西林。

游缺佬目光慌乱，有意识地躲避刘西林。

游缺佬上嘴唇有个豁口，据说，那是他小时候放鞭炮时，被鞭炮炸的。因为唇上的豁口，镇里人叫他“缺佬”。唐镇人喜欢给别人起绰号，很多人都有古怪的名字。刘西林走上前，问他：“缺佬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
游缺佬翻了翻眼皮，说：“没什么事，没什么事。”

刘西林笑笑：“没什么事，你为什么那么慌张？”

游缺佬无语，走进了店里，不再搭理刘西林。

刘西林心里明白，现在唐镇百姓都不信任他。他叹了口气，继续朝汽车站方向走去。隐隐约约，他感觉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，或者已经发生。

以汽车站为中心的公路两旁，有许多商铺和饭馆，有洗脚店按摩店，还有卡拉OK厅……这块地方取代了镇街的功能，成了唐镇最热闹的地方。

刘西林走进刘家小食店，找了个空位坐了下来。老板娘吴文丽是个年轻貌美的少妇，她笑面如花，对刘西林说：“刘所长，你稍等呀，马上给你上芋子饺。”他根本不用说，吴文丽就知道他要吃什么，这是长期形成的默契。小食店里生意好，坐满了吃早餐的人，有的吃拌面，有的吃扁肉，有的吃豆腐角，有的吃芋子饺……天气热，小食店没有空调，只有一个吊扇吭哧吭哧地转，扇出的是热风，食客们流着汗。刘西林进来前，食客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什么，他进来后，他们就不说话了。刘西林也流着汗，他已经习惯了唐镇的夏天，况且，为了吃上美味的芋子饺，流点汗也值。

吴文丽照顾他，先给他煮了碗芋子饺，端到他面前：“刘所长，抱歉呀，让你久等了。”

刘西林说：“没关系。对了，洪伟不在？”

刘洪伟是刘家小食店的老板。

吴文丽说：“他有事出去了。”

刘西林没有再说话，闷头吃芋子饺。

这时，小食店角落里传来不满的声音，“怎么搞的，我等了那么久，拌面也没有上来，警察一来就给他先上了，总有个先来后到嘛，不能这样势利的！”

那是一个年轻人，瘦削的脸，戴着一副眼镜。

从他的口音判断，他不是本地人，吴文丽也没有见过他。虽然唐镇地处偏僻之地，外面很少有人光顾，但吴文丽不欺生，忙对他说：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要的拌面马上来！”然后，她对正在煮面的姑娘说：“凤凤，快点快点，看客人都急了。”

年轻人还在嘟哝：“真是的，警察了不起呀！”

很快地，吴文丽把拌面端到了年轻人面前。

刘西林吃完，站起来，走到年轻人面前，侧头对他说：“出门在外，火气不要这么大，会吃亏的！”

年轻人看了看他，没有说什么，继续吃面。

刘西林笑了笑，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，走出了小食店。一阵风吹过来，刘西林感觉到了凉爽。走了几步，他回转身，朝小食店里忙碌的吴文丽说：“吴文丽，你出来一下。”吴文丽快步出来，胸前丰满的乳房不停颤动。走到刘西林面前，她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说：“刘所

长，你还有事？”

刘西林压低了声音说：“你告诉我，镇子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吴文丽笑了笑说：“你还不知道呀，游武强不见了。”

刘西林说：“哦，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了吗？”

吴文丽说：“不清楚，有人说，他又去上访了；又有人说，他失踪了。”

刘西林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”

奇怪的是，此时，刘西林脑海里浮现出的是镇长李飞跃肥得像猪肚般的脸。

刘西林感觉到了恶心。

2

吴文丽回到小食店。

那个年轻的异乡人走到她面前，说：“多少钱？”

吴文丽笑着说：“两块钱。”

年轻人说：“真便宜。”

吴文丽说：“在我们这个穷地方，贵了就没有人来吃了。对了，请问你从哪里来？”

年轻人把两块钱递给她，说：“上海。”

吴文丽说：“上海是大地方呀，没有去过。”

年轻人笑笑：“以后有机会去吧。”

吴文丽说：“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

年轻人说：“随便看看。”

吴文丽说：“有什么好看的。”

年轻人没再说什么，朝外面走去。

吴文丽也没想太多，继续忙活。

年轻人回到公路边的唐镇旅馆，上了二楼，进了204房。房间里有股发霉的怪味。空调漏水，水从空调上滴落在肮脏的红色塑料桶里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空调底下的墙面潮湿斑驳，有的地方还长出了白毛。他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什么鬼地方。”

他站在窗口，可以看到车站后面的那棵老樟树。

老樟树神秘莫测。

他靠近过那棵老樟树，当时感觉老樟树是有灵魂的，站在树下，他浑身发凉。老樟树旁边的土地庙修得很好，屋顶用的都是琉璃瓦，因为老樟树的威慑，他没敢踏进土地庙的庙门，匆匆逃离。

如果不是为了完成奶奶的遗愿，他不会来到唐镇，这个陌生的地方让他恐惧。

他想，那棵老樟树和宋柯有没有关系？

可以肯定的是，宋柯和唐镇一定有关系。他不知道宋柯来到唐镇后，在这里干了些什么，最后的结局又是怎么样的。对他来说，那都是谜。

他喃喃地说：“奶奶，我会把爷爷的尸骨带回去，和你安葬在一起的。”

祖母苏醒在死前一个月时，变得疯疯癫癫，一改往昔矜持的大家闺秀形象。她会半夜起来，站在窗口歌唱，唱一首情歌，歌声飘到街上，变成了一片枯叶，随风飘荡。唱完，她就用哭声表达内心的凄

凉。这是一个守寡多年的女人，从青春年少，一直到白发苍苍。她一直在等待，等待丈夫回来，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，她也相信他会回来。那一年，她被抄家的红卫兵从楼上扔下去，奄奄一息时，她坚信他会在自己死之前回来。结果，就是到了她快死了，男人也不见踪影，不知死活。这个叫苏醒的老太太，哭完后，就坐在床上，破口大骂。她骂的是那个叫宋柯的负心男人。骂累了，就昏睡过去。一连二十几天，她都那样，家里人都十分惶恐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苏醒离开人世的那一天，她把孙子宋森叫进了房间。直到第二天，宋森跑出她的房间，告诉其他家人，老太太归西了，他们才知道她真的离开了人世。可是，她在最后的日子和宋森说了些什么，谁也不知道，宋森也没有向任何人说，包括他的父母亲。苏醒死后不久，宋森就辞去了工作，踏上了寻找宋柯的道路。

宋柯六十多年前离开上海后，走了很多地方，最后才在唐镇落脚，做一个专门给死人画像的画师。这些宋森并不知情，苏醒也无法知道。宋柯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写封信给她，她接到的最后一封信是从一个叫汀州的地方寄来的，从那以后就断了音讯，几十年没有得到过他的消息，哪怕是片言只语。苏醒保留着那些信，那些信就像是他的真身，触摸它们可以感觉到宋柯的体温。她死前，把这些散发出陈年味道的信件交给了宋森，宋森就是依靠这些信，追随着祖父的足迹，费尽周折，到达汀州。

宋森进入唐镇，没有祖父宋柯那样明确的目的，他在汀州城里搜寻祖父的消息无果，就误打误撞来到了唐镇。在唐镇的第一个晚上，宋森梦见一个女人站在野草萋萋的荒凉山坡上朝他招手，她站立的地方有

一株孤零零的枯死的柑橘树，那女子头发蓬乱，脸色黑红，穿着老式侧襟的蓝色土布衣裳，脸上却露出灿烂的笑容，灰色梦境被她的笑脸照亮。第二天，宋森在唐镇游荡，希望看到梦中的女子，却一无所获。如果不是祖母的遗愿，还有那份遗产，宋森不会寻找那个消失了几十年的人。那人虽然和他有血缘关系，可是，宋森对他没有一点印象，也没有一丝的感情，相反的，内心常常会抵触这个人，甚至厌恶。

唐镇给宋森留下了肮脏混乱的印象，面对这里陌生的人们，他还会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恐惧。他的皮夹子里有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，那是祖母死前给他的，并且告诉他，照片中那个梳分头的小白脸就是宋柯。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，宋森一阵昏眩，太阳穴像被石头击中。照片中的人和他如此相像，难怪祖母对他疼爱有加。在唐镇游荡，他总是把那张照片拿出来，给上了年纪的老人看，问：“请问老人家见过这个人吗？”大部分老者都老眼昏花，或者记忆模糊，看着照片摇头。只有老中医郑雨山端详着照片说：“这人眼熟。”郑雨山道骨仙风，精神矍铄。宋森眼中跳跃着希望的火星：“老人家真见过这个人？”郑雨山抬头注视他：“你是他什么人？”宋森实话实说：“我是他孙子。”郑雨山沉默了会儿：“没有想到，他还有孙子。”宋森说：“你真见过他？”郑雨山点了点头，捋了捋白胡子：“他叫宋柯，是个画师。我父亲死时，就是他画的像。”宋森激动地说：“对，对，他叫宋柯，是个画家。老人家知道他现在在哪里？”郑雨山叹口气：“他死去多年了。”宋森有点遗憾，尽管这个结果在意料之中。他叹了口气问：“您知道他埋在哪里吗？”郑雨山突然不想说什么了，淡淡地说：“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宋画师什么事情，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，或许

他会告诉你想知道的事情。”宋森问：“谁？”郑雨山说：“游武强。”说出游武强的名字，郑雨山闭上了眼睛。离开郑记中药铺，宋森站在小街上，看着对面被拆成废墟的半边，突然觉得悲凉，往远处看，可以看到汨汨流淌的唐溪，还有田野和起伏如黛色的山峦。

废墟中矗立的三栋老屋，其中一座就是游武强的家。宋森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和开发商对抗，在打听游武强住处时，得知他是个强悍之人，虽然八十多岁了，还有一把蛮力，头脑也十分清楚。游武强的家门紧闭，企图把一切阻挡在家门之外。他家的木板门上写着一个大大的“拆”，拆字被一个圆圈圈住，给这栋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判了死刑。宋森走上前，敲了敲门。有人围上来，笑嘻嘻地看热闹。门开了一条缝，宋森看到一只深陷却有神的眼睛。游武强说：“你们给多少钱，我都不会搬的！除非我死！”

宋森说：“我不是来要你搬迁，我——”

他话还没有说完，门就被用力关上了，宋森的心剧烈地跳了跳。

游武强的声音从门里传出：“你们别想骗老子开门！”

宋森说：“我真不是和他们一起的，我只是想问你老人家一件事，我爷爷宋柯到底埋在哪里？”

游武强说：“你去问李飞跃那王八蛋，人是他爹埋的！”

围观的人中传出声音：“后生崽还是走吧，别惹这个老鬼，惹火了，他出来撕了你。”

宋森没有理会此人的话，只是问：“李飞跃是谁？”

人群哄笑起来。

有人说：“傻瓜，连唐镇的镇长李飞跃都不知道。”